

陽明全書

冊五

國朝文獻

卷一百一十五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尙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敘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

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疏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瞽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予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字卷

甲戌

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沈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爲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爲弊亦既可觀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爲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

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爲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湊焉入於墮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爲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平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旣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旣略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

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弈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蓋世之爲辭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徒以枝葉爲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爲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爲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斯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尙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

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怠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
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
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
爲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
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
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
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
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
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尙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
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
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
最爲難得似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讒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

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不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

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
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
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
一爲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
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
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
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
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
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
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
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

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旣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旣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尙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爲孝發之於君則爲忠發之於朋友則爲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爲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爲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爲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

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爲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爲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爲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爲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

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爲賢人之父矣子爲聖人也則其父爲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爲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爲子耶抑亦以他人爲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尙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

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爲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凡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搏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卽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旣沒此